

自負報

ZI GONG BAO

第 2321 期

一九六三年一月
2
星期三
壬寅年腊月初七
十一小寒
今日天气预报
天气：晴天間多云
早晨有霜
最高：12°C 左右
最低：3°C 左右

中緬發表貿易會談公報

【新华社仰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消息】中国和緬甸發表的貿易會談聯合公報說，由中國政府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林海雲率領的貿易代表團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達仰光，同緬甸聯邦革命政府貿易發展和工業部部長昂季准將以及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成員深棉上校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雙方同意，在一九六三年內，中國向緬甸購買並准運一九六三年生產的緬甸大米十萬長噸。有關議定書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簽字。

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意大利共產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中具有光榮的鬥爭歷史的黨。意大利共產黨人和意大利無產階級，在墨索里尼黑壓統治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苦歲月以及在戰後時期，都有過令人欽佩的英勇鬥爭業績。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對意共的同志們和意大利人民，向來懷着深切的敬意。

中國共產黨本着增強兄弟黨友誼的一貫立場，應邀派遣代表參加了十二月初舉行的意大利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我們本來希望看到，這次代表大會能夠有助於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共同鬥爭，有助於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同我們的願望相反，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陶里亞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領導人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不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對敵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粗暴地攻擊了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

出席意共這次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詞中嚴正地聲明，我們不同意陶里亞蒂和意共某些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和譴責。但是，陶里亞蒂和意共某些領導人表示“堅決拒絕”中國共產黨代表提出的意見，並且繼續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堅持要進行“公開的辯論”。

這樣，意共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成了最近出現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逆流的一個突出的部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陶里亞蒂等同志對我們的攻擊，對他們發表的一些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違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革命原則的觀點，不能保持沉默，不能不進行公開的答辯。我們願意坦率地說，陶里亞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領導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根本問題上，同我們存在着原則的分歧。

看了陶里亞蒂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總報告和他的總結發言，看了意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提綱，人們不能不感到，陶里亞蒂和意共某些領導人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越來越遠了。儘管陶里亞蒂等同志慣於用那種晦澀的、曖昧的、使人們不容易看懂的語言，來掩飾他們的真正觀點，但是，如果揭開這層薄薄的面紗，人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觀點的實質。他們對帝國主義抱着極大的幻想，否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體系的根本對

立，否認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階級合作代替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建立一種所謂“新的國際秩序”。他們對本國新資產階級抱着極大的幻想，混淆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階級專政，主張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也就是所謂“結構改革”，代替無產階級革命。他們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已經“過時”，篡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學說、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們拋棄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否認無產階級革命的共同規律，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並且把所謂“意大利道路”，也就是不要革命的道路，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歸根到底，陶里亞蒂和意共某些領導人的主張，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各國人民不要革命，被壓迫民族不要進行爭取解放的鬥爭，全世界人民不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所有這些，實際上恰恰是適應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需要。

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不準備討論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們的所有分歧，只就其中的幾個重大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

(一)

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首先表現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陶里亞蒂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總報告中說：“一九六零年秋，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當時中國同志們提出了某些觀點，大會拒絕了這些觀點。”陶里亞蒂故意含糊其詞，沒有說出中國同志們究竟提出了那些觀點，但是他接着提出戰爭不可避免是整個爭論的起點，這顯然是指責中國共產黨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戰爭可以避免，指責中國“好戰”。

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指責，是毫無根據的，是捏造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防止帝國主義發動新的世界戰爭，維護世界和平，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立場。我們一貫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土壤。帝國主義發動

世界戰爭的危險並沒有過去。但是，在國際階級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新變化的情況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聯合起來，組成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統一戰線，進行堅決的鬥爭，就能夠防止帝國主義發動新的世界戰爭。如果帝國主義胆敢冒險把新的世界戰爭強加在世界人民頭上，那末戰爭的結局必將是帝國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零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我們都重申了這些觀點。兩次莫斯科會議通過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們的這些觀點，而不是象陶里亞蒂所說的那樣拒絕了這些觀點。

陶里亞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立場，却一味地加以歪曲和攻擊，這究竟是為什麼呢？他們同我們之間的真正分歧究竟在那裡呢？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三個問題上。

第一，中國共產黨認為，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是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惡的敵人。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須不斷地徹底地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會主義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過帝國主義力量和戰爭力量，這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正在瘋狂地擴軍備戰，威脅着世界和平。那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人們，把我們不倦地揭露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計劃，譏諷為我們不相信世界戰爭可以避免，他們實際上是反對揭露帝國主義。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承認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但實際上千方百計地美化帝國主義，在人民群眾中散布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

人們記得，三年前，在“戴維營會談”以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中，有人就會經大肆宣傳艾森豪威爾真誠希望和平，說這個美帝國主義頭子也象我們一樣在為和平操心。人們也記得，當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爾訪問歐洲，到達意大利的時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組織盛大歡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階層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爾“致敬”。在歡迎標語中有這樣的

話：“羅馬共產黨人歡迎艾森豪威爾並代表首都的二十五萬選民表示相信和希望，美國總統和蘇聯總理的會見在各國人民心中引起的偉大和平希望不致泯滅。”（見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團結報》。）

現在，我們又聽到有人宣傳肯尼迪比艾森豪威爾更加關心世界和平，說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機中表現出對維護和平的關懷。

請問，這種替美帝國主義塗脂抹粉的做法，難道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正確方針嗎？艾森豪威爾政府派遣間諜飛機侵犯蘇聯，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到處進行侵略、威脅世界和平的種種事實，難道不是反復證明美帝國主義頭子並不是什麼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戰的惡魔嗎？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國主義的人，難道不是在存心欺騙全世界人民嗎？

非常明顯，如果按照這些人的說法，美帝國主義已經不是世界和平的敵人，因此也就無需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鬥爭了。這種公然違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錯誤觀點，只會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於保卫世界和平的鬥爭，有利於美帝國主義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第二，中國共產黨認為，只有不斷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不斷加強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運動，不斷加強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不斷加強保卫世界和平運動，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取得，應該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鬥爭。在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同帝國主義國家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進行旨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談判，在不損害各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取得某種妥協，達成一定的協議，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時候，世界和平的取得，決不能僅僅依靠談判，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身上，決不能離開人民群眾的鬥爭。那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人們，把我們這種正確的觀點歪曲為不相信世界戰爭可以避免，他們實際上是相信並且反對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鬥爭來防止世界戰爭。他們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國主義的“明智”、“保證”和“善良願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國主義的“互相近視”、“互助退讓”、（緊轉第二版）

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致電古巴黨政領導人

最熱烈地祝賀古巴革命勝利四周年

【新华社消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朱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電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全國領導委員會第一書記、古巴革命政府總理卡斯特羅和古巴共和國總統多爾蒂科斯，祝賀古巴革命勝利四周年，並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最熱烈和最誠摯的祝賀。

電報說，古巴革命的勝利，是當代一個極其偉大的革命事件。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他們偉大的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同志的堅強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武裝鬥

爭，推翻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古巴的反動統治，並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又堅定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兩半球建立起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電報說，英雄的古巴人民，一直堅持不渝地對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進行着針鋒相對的鬥爭。最近，古巴人民又一次沉重地打擊了美帝國主義的嚴重的戰爭挑釁，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古巴人民鋼鐵般地團結在卡斯特羅同志的周圍，不畏強權，不怕暴力，堅持革命原則，堅持五項正義要求，以自己英勇頑強的鬥爭，保卫了古巴的獨立和主權，保卫了古巴的革命，

保卫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榮譽，為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保卫和平的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古巴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的勝利，這對於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電報說，古巴人民革命鬥爭的經驗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我們堅信，英雄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一定能夠戰勝美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陰謀。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古巴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電報說，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和古巴革命政府的正確路線，永遠同兄弟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為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為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而奮鬥。

電報最後祝中古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萬古長青。外交部長陳毅同一天也打電報給古巴外交部長羅亞，祝賀古巴革命勝利四周年。

(緊接第三版)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通過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來實現。有人企圖借此為“結構改革”論辯解，這是徒勞的。片面地把和平過渡說成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戰略原則”，也是錯誤的。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如果能夠實現和平過渡，當然是對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有利的。某一個國家如果出現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時候，共產黨人應該爭取這種可能性的實現。但是，可能與現實，願望與能否實現願望，究竟是兩回事。事實上，迄今為止，歷史上還未有過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先例。共產黨人應該把革命勝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過渡上面。資產階級從來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是階級鬥爭的普遍規律。共產黨人決不能絲毫放鬆對於革命的準備，必須準備迎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急關頭，當資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革命的時候，用武力去打倒它。這就是說，共產黨人應該準備兩手，即在準備革命的和平發展的同時，必須具有革命的和平發展的充分準備，這樣才能在革命形勢到來的時候，在資產階級使用暴力鎮壓革命的時候，不致陷於措手不及的境地。而且，即使能夠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權，也還要準備立刻應付外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共產黨人應該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艱苦地積聚革命力量上，準備在必要時候迎擊資產階級的武力進攻方面，而不應該片面的強調和平過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則就必然麻痺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裝，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陷於完全無準備的被動的局勢，以至葬送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陶里亞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領導人所謂“在民主與和平中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論點，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義考茨基的某些言論。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說過：“我推測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在所有已經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經濟、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來實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一八年出版）。難道共產黨人不應該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義者劃清界綫嗎？

(六)

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同志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有多麼遠，從他們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集團打得火熱的種種事實上更加暴露出來。

意共這次代表大會，邀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鐵托集團的代表參加，並且給他們提供了反華的講台。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公然為鐵托集團辯護，吹噓鐵托集團的“經驗的價值”。

我們願意提醒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們究竟還承認不承認莫斯科聲明對你們的約束力呢？一九六零年莫斯科聲明寫得清清楚楚：“各國共產黨一致譴責國際機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變種——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用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對抗，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立起來”。難道莫斯科聲明對鐵托集團的譴責是錯誤的嗎？難道各國共產黨一致通過的決議，可以任憑哪一個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觀意願而丟到九霄雲外去嗎？

無論如何，事實畢竟是事實，共產主義叛徒總歸是共產主義叛徒。莫斯科聲明的論斷是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

鐵托集團並沒有拋棄他們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南斯拉夫憲法草案中堅持了這個修正主義的綱領。

鐵托集團並沒有改變投靠帝國主義建設所謂“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而是更加賣力地替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最近，美帝國主義又給了鐵托集團一筆一億多美元的“援助”。鐵托集團繼續披着“超集團”、“積極共處”的外衣，千方百計地破壞亞洲、

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破壞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團結。

隨着鐵托集團修正主義路綫的發展，隨着鐵托集團對美帝國主義依賴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復辟。

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的復辟，不是通過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變或帝國主義的入侵，而是通過鐵托集團的蛻化而逐步實現的。在這裡，正如列寧早就指出的，“任何一個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裡，這一點決定一切。”（《列寧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頁。）一個國家的性質，是由哪個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和它執行怎樣的政策來決定的。現在的南斯拉夫，國家政權掌握在鐵托集團手裡，這個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行一整套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路綫。在南斯拉夫農村中，富農和資本主義勢力迅速增長，階級分化正在加劇。在南斯拉夫整個經濟領域中，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和利潤法則剛起着支配作用，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正在泛濫。

斯帝國主義對鐵托集團的評價，不是沒有益處的。美帝國主義把鐵托集團比作“帶頭羊”，就是說要通過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影響，企圖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從社會主義陣營中帶出去，帶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南斯拉夫的實例，向人們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國家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後，還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蛻化變質現象的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這並不是難以理解的。列寧曾經說過，歷史上有各種各樣的變質，在一定條件下，從蘇維埃職員中能夠產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正是列寧所指出的這種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已經在南斯拉夫佔了統治地位。

陶里亞蒂同志在總結發言中說：“當你說資本主義已經在南斯拉夫復辟時——大家都知道這不是真的——就沒有人信你說的其餘一切了，因為大家都認為其餘一切也都不過是夸大其詞而已。”他似乎以為，這麼一來，就可以全部駁倒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點。可是，詭辯改變不了真理。他們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沒有看到一個資本家。當人們戴着有色眼鏡觀察事物的時候，總是難以洞察真相的。既然陶里亞蒂等人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理解，同鐵托集團有許多共同之點，當然也就難怪他們對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的復辟視而不見，對南斯拉夫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視而不見。

尤其令人詫異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噓他們同鐵托叛徒集團的親密關係的同時，却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說我們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是“不能允許的”。這些人不擇手段地想把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排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外，同時又處心積慮地想把莫斯科聲明所確定的叛徒鐵托集團硬塞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裡來，他們這樣做，究竟目的何在呢？中國有句俗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鐵托集團那樣親如手足，而對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又這樣深惡痛絕的人，難道不應該想一想，自己已經站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七)

陶里亞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觀點的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同我們的分歧，歸根到底，關係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經過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是否已經過時這樣根本性質的問題。

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時代的變化、民族的特點等等，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規律不適用於意大利。意共的一位領導人賈·巴叶塔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說：“馬克思主義是多麼

的不同於列寧主義，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又多麼不適用於列寧的列寧主義”。他們正是在這樣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銷他們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所謂“意大利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歷史的發展，不但沒有使馬克思主義“過時”，而是恰恰相反，進一步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認識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鬥爭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不斷地得到了新的發展。列寧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據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列寧逝世以後的年代裡，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又在各自的革命鬥爭中，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但是，這一切新的發展，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而絕對不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

列寧所開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後為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總結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是世界各國人民消滅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共同道路。儘管從十月革命以來，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所體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越來越顯示出奪目的光輝。

陶里亞蒂為了替自己的錯誤觀點辯護，竟然說中國共產黨執行的路綫“同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過程中所遵循的戰略和策略路綫絲毫不相符合”。這完全不符合中國革命的歷史實際。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体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儘管中國革命同其他國家的革命一樣，具有許多特點，但是，中國共產黨一向把中國革命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中國革命，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勝利的。陶里亞蒂對中國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圖為他自己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社會主義革命共同規律的獨特路綫製造借口。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的具体實際相結合，按照各國的具体條件，創造性地運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規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要隨着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一定時間和一定條件下提出的某些個別論點，在另一時間和另一條件下，由於情況變化，就必須代之以新的論點。不這樣做，就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就會給共產主義事業帶來損失。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借口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新現象，根本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義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背棄共產主義事業。

某一個共產黨在某一個發展階段上，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可能成為主要的危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指出反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指出的，就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現代修正主義。現代修正主義“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反映資產階級思想，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在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剝削者的壓迫的鬥爭中，在爭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在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使工人和勞動群眾解除武裝，使他們渙散。”目前，現代修正主義者借口反對教條主義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借口反對“左”傾冒險主義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靈活性而鼓吹無原則的妥協，實行投降主義。如果不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最近出現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逆流，再一次證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論斷的正確性。關於修正主義的主要特點，列寧說過，“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

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基本特點，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列寧全集》十五卷，第十九頁。）

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人民總是要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正確的道路前進。雖然這條道路是艱難的、曲折的，但這是達到勝利的唯一道路。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會順從帝國主義的“理論”，也不會順從修正主義的“理論”。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党和什麼集團，不論在工人運動中曾做過多少工作，只要一旦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並且順着這條道路滑下去，那就只會變成資產階級的奴仆，受到無產階級的唾棄。

× × ×

我們不得不在這裡公開討論了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們之間的主要分歧。這本來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們首先公開挑戰並且堅持要公開辯論的話。但是，即使在我們被迫公開討論的時候，我們仍然誠摯的希望，通過同志式的討論，能夠消除這種分歧。儘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亞蒂和同他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志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越來越遠，我們仍然熱烈地期待著他們不要越陷越深，能夠迷途知返，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上來。我們願意向前看。我們多次提出，應該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來解決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問題。我們認為，各國共產黨人應該以對敵鬥爭的共同利益為重，以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消除分歧，加強團結。這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一百多年來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是充滿着馬克思主義同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激烈鬥爭的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來就是在戰勝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中不斷前進的。今天，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者儘管可以喧囂一時，但是，這並不表現他們的強大，相反，恰恰暴露他們的虛弱。目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新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適應着壟斷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需要，實質上是壟斷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政策產物。但是，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既不能阻擋各國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的勝利發展，也不能挽救帝國主義的最后滅亡。

一九一三年，列寧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論述到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運的時候指出，馬克思主義雖然遭到機會主義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的發展不斷地使它獲得了新的証實和新的勝利。列寧當時正確地預言：“即將來臨的历史時代，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學說獲得更大的勝利。”（《列寧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頁。）現在，我們感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正處在一個新的重大的历史關頭。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鬥爭，正重新尖銳地提到各國共產黨人的議事日程上來。我們深信，不論經過怎樣複雜的鬥爭，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終歸是要取得勝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向全世界發出了勇敢而豪邁的召喚：“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而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革命中只會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條鎖鏈。他們所能獲得的却是整個世界。”這個偉大的召喚，鼓舞着一切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使他們充滿對未來的信心，堅毅地沖破一切障礙，奮勇向前。現在，國際無產階級隊伍越來越壯大，各國人民覺悟越來越高，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思想越來越多地吸引着受難的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讓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潮流面前發抖吧！馬克思列寧主義終將取得最后勝利，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終將取得最后勝利！